



鸟鸣花落

冯永锋 著 王景和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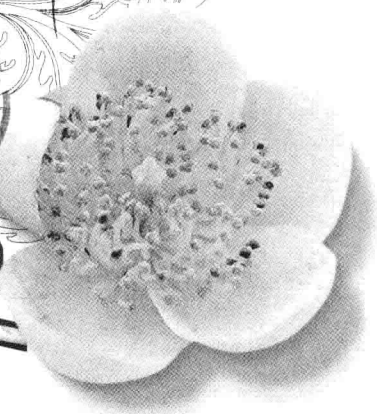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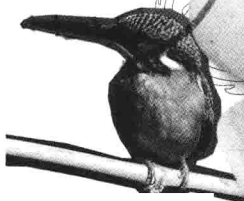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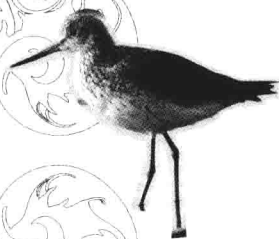




鸟鸣花落

冯永锋 著 王景和 摄

冯永锋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古籍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鸟鸣花落/冯永锋著;王景和摄,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30-2854-7

I. ①鸟… II. ①冯… ②王… III. ①鸟类—研究②鸟类—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Q959.7②J4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2093号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两位自然观察者的初级鸟类观察记录,共有几十篇文章和近百幅照片。它相对忠实地记录了当前中国自然观察尤其是鸟类观察的现实状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博物学家,但不管从哪条路径与自然相遇,都得由持续而缓慢的积累方能达成。于文字如此,于照片也是如此。鸟类观察是非常美好的自然体验课。相信这本书能给那些愿意关注自然界的美好与伤痛的人们,带来一点启示。

责任编辑:龙文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片摄影:王景和

装帧设计:品序文化

鸟鸣花落
Niaoming Hualuo

冯永锋 著 王景和 摄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123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字数:330千字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100088

传 真:010-8200027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longwen@cnipr.com

经 销:各大网络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6.75

印 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ISBN 978-7-5130-2854-7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前言：贫穷更远，还是森林更远	1
圆明园：污水中挣扎的生灵	9
北大飞来赤麻鸭	12
如果登山者也能观鸟	15
稍微有点知识就傲慢	19
在香格里拉看伯劳求偶	23
折磨一只燕雀	26
“万牲园”养成的坏习惯	29
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33
红耳鹎怎么出现在天坛	37
在想像学与生物学中徘徊	41
从喜鹊的巢拆起	45
寻找潜入词语中的鸟	49
8倍望远镜前的家乡	53
蹲在千年古柏上的神秘	58
向鸟类学家求救	61



苗圃奇遇记	64
凤凰是怎么显灵的	69
那拉提草原的蓝胸佛法僧	74
人人都爱望远镜	79
北红尾鸲的呼唤	83
圆明园的鸟类幼儿园	88
紧握电线的趾头	92
幸生无事之时也	96
从神话叫到现实中的“鹁鸪”	100
克隆一只渡渡鸟	105
鸟类进了集中营	110
鹭岛寻路记	116
被漠视与被忽视的，是鸟	121
像麻雀那样生活	128
昆明的乌鸦上哪去了	133
鹊巢谁占	137
家养的凤凰你吃吗？	143
旋木雀与高山旋木雀	149
我遇到了反盗猎英雄	154
国家植物园里的放生鹦鹉	163
在伯克利的“后院”看蜂鸟	169



庐山追鸟记	173
从能听鸟语的段潭波找起	177
跟八哥学说话	181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	187
那只兄弟般的鸟	196
乌鸦其实很吉利	203
一只最有文化的鸟	206
喜鹊：徘徊在圣贤与世俗之间	216
燕子是龙王的女儿？	220
肮脏而贫困的小树林	226
黄河入海口观鸟记	230
爱鸟者，你的巢筑好了吗？	235
天坛有人公然张网捕鸟	238
观鸟：绝不仅仅为了“享受”鸟	240
像鸟那样伸缩自如	244
世界文化遗产里的“天然凤凰”	246
老人与鸟	248
繁殖期的西藏	252
每个城市都能有“观鸟会”吗？	258
后记：鸟鸣花落	260





前言：贫穷更远，还是森林更远

1997年夏天，我在西藏日报驻林芝记者站工作，恰逢第二期“大学生绿色营”到藏东南调查天然林砍伐情况。蒙唐锡阳先生不吝，将我这半路汉吸纳为绿色营成员，此后，我也就一直将绿色营成员的隐形身份证压在枕边脑后，时时地拿起来晃一晃，发出会心的笑。

有时候难免羞愧，因为一直没有做太多环保方面的工作，于心不安。在西藏林芝农牧学院，晚上唐先生与我在校园里瞎转，他说：“你是记者，又年轻，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做不少环保方面的事，其他的很多事情，没什么意思，如果专精一点，就职业而言，也许会成为很好的环保记者；就个人而言，也许会成为较符合生态规范的人。”

我确实是愚钝得可以，对这几句浅显易懂的话，也理解了好多年才略有领悟；而真正准备用行动来实践它，也不过是这一两年才明确的事。而此时，我像许多人一样，遭遇到一个质问：你们谈论环保的人，是不是喜欢看到我们贫困？是不是我们一谈要发展，你们就要反对？

关注环保的人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2005年4月的一天，我参加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九周年庆典活动，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请爱护环保主义者》，里面说环保主义者在中国仍旧属于“稀有动物”，他们可能情绪激烈，可能能力笨拙，但他们有一个直觉，就是很多事情不应当粗暴发生；他们的存在是社会最好的警醒。中国社会要想发展得健康，就必须爱护他们。

当时正好又是第六届北大诗歌节前后，因为与北大诗歌节的诸多渊源，又

应邀为一家报纸写了篇谈诗歌节的稿件，里面我说：“诗人胡续东在他的那篇《脱去隐身衣的诗歌》中，提出一个‘亚黑社会’的观点，把当今诗坛描摹得如江湖黑道一般。我认为他有夸张和错位的嫌疑，诗人相对来说还是纯洁的，他们会干出糟糕事、傻事、蠢事、遭人讥笑事、引人哄堂的事，但是他们很难干出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我从来不为所谓‘诗人间的纷争’而担忧，我也不在乎谁属于什么流派，对于作品不成熟（更谈不上经典）的人来说，‘慷慨谈流派’再借诸互相谩骂，是件既可笑又极肮脏的事。”

我把这段话借用到中国的环保主义者身上也可能恰当。中国的环保主义者有什么特点？一是他们中有部分人本身就出身于贫穷，他们后来的学养又让他们深知贫困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更知道贫困的真正定义：资源贫困、生态贫困、心灵贫困、视野贫困、制度贫困等等，他们最希望能够改善中国的贫困，只是他们觉得，改善贫困不应该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更不应该成为破坏环境的制度理由。二是未必穷人才能理解穷人，即使某些关注环保的人生活优裕，他们身上也仍旧有良好的“文学感应能力”，因此，他们能够迅速地对自然界所受的创伤“感同身受”，这是他们经常忍不住掉泪忍不住痴狂的主要原因。三是环保主义者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他们可能不善于控制钱财的使用，也不太懂得如何调动各种资源，因为他们这种“有文学力的人”在中国本身就属于无力者，他们不太习惯去通过控制他人而达到目的，他们更习惯通过“以身作则”来形成影响，因此，一旦他们组织化，他们身上的诸多弱点会在初期毕现无遗，因此，他们需要社会其他精明力量的辅助。四是搞环保的人原本都有些悲愤，也有些天生的害羞，他们是被迫奋起的，所以有时候他们不擅长面对大众，更不擅长与人对骂或者辩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出现时，他们甚至容易被攻击者找到太多的“不规范”的瑕疵，而被恶意地丑化和罪恶化。可是不知道某些人想过没有，技术可以学会，管理可以改善，而善良的天性，却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你是个生来邪恶的人，任你如何的涂沫粉饰、积极装修，也无济于事。

什么是真正的贫穷？什么是真正的柔弱？有一天我跑到万圣书园边的柏拉图咖啡馆，在高高的墙上，在书柜间，翻到《独秀文存》，内有一篇写于1915年的叫《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有一章叫“兽性主义”，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之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916年，他又写了《新青年》一文，中间有段说：“自生理言之，白面





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难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他对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受教育的优秀青年的“贫穷问题”，真真是一针见血，见血封喉。

最好的环保教育方式是成人行动

当然有时候自擅“身在此山中”，也经常和人讨论中国的环保主义者尤其是民间环境NGO“身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是熏陶型的环境教育做得太多了，而勇猛的实践做得太少。有时候精力全都投进去了，但效果不佳；有时候则是轻巧的绕道而行。这中间有诸多不得已的原因，因为中国是个对人能力消解异常凶狠的国度，你如果在“体制”内，你会变得很愚钝，而如果你以“纯粹民间”的面目出现时，你又处处碰壁，几乎没有路可走，也许采用其他的策略可能更加的不可行。有时候由于缺乏通路，为了打通这些障碍，就已经耗尽了你所所有的精力，让你绝望无比，让你妖魔化，此时即使目的地到了，你什么也做不成了。

然而过多的“环保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有“责任推卸”的嫌疑，我教你做是因为我自己不做或者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没必要做。在所有的环保教育行为中，我最不赞成的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环保主义者是无力的人，孩子们也是无力的人，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是无力的人，以一个无力者去影响另外一个无力者，希望他们能够为环保做点事，无异于痴人说梦。环保是成人的事，是现在的事，是有执行力的人的事，而不是孩子们的事。

孩子们当然很好，他们上了学之后，哪怕只在幼儿园中，就经常被集中起来举各种仪式，他们也发表各种慷慨激昂的表态型宣言；他们由于在校园里“线性发展”，可能会具有良好的心灵直觉和文学感悟力，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效应叫“零和效应”（不是经济学上的“零和博弈”）：每个人身上都有五分钱，并不等于10亿人的五分钱就可以加起来，等于5000万元，因为五分钱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是等于“零”，所以，十亿个五分钱加起来，可能只有五分钱，甚至是零。

中国有太多的行为野蛮而粗放，有一个原因确实是知识不足，因此，环保

主义身上第一特点是具备有独特而准确的知识，这学术上的知识来源于书本的教导，会议的传播，互相间的切磋和研讨，更来自于自己亲身实践中的体察。因此，要做环保，就必须具备这些知识，你还有把这些知识传播给更多的陌生人、领域之外的人知道的义务，而不是再回传给其他的环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环保主义者需要传教士那种“为主拓荒”的精神。

除了知识上要有独立精神之外，环保主义者必须具备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工作方式的改善。中国的学术之所以至今崇尚抄袭和复制，崇尚冥想和随感，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人一旦有了成为“劳心者”的可能，不管是成为知识分子还是成为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城市精英，总之，最迅速地脱离的一件事就是“实验室”和“田野调查”。而环保主义者必须改掉这些毛病，勇于把自己投放到江湖山野之中，最后通过善待江湖山野而达到目的，而不是通过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教育而达到“责任推卸”，更不能指望依靠情绪和信念来解决困难。这时候，要考验的就是你的全面能力，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因为，环保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不小心就选择了云南作为出发点

2004年年底，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到云南“调研”、“采访”得多了一些，于是顺便也就吃喝当地的特产多了一些。几个著名的景点也算去了。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原本我的心没放在云南，原本我觉得黄河更惨烈，我想拿出一年的时间，从河源走到河口，对黄河进行一项彻底的调查，最后写出那么一本书之类。这个计划由于许多古怪的原因而停滞不前的时候，我正在云南曲靖某一个道路上行走。突然间，我放眼四望，发现，其实云南的许多地方，早已经被农业耕作、国家砍伐、外来商业收买，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许多人还不知道，许多人还以这变化沾沾自喜；许多习惯于倒卖资源的人，甚至希望“让变化来得更猛烈些”。

于是我想，也许需要写一写云南，讨论云南如何走聪明发展之路吧？

题目定了，心思就豁亮了，我的脑中一下子开始奔腾起来。当时我的想法很野很阔大，我想走遍云南的每一个地州县市，察看他们的问题，寻找改良的对策。每个地方，至少要呆十天左右。





当时的想法还比较粗鄙，第一闪念就是想寻找赞助，找我采访过的企业家，找我认识的一些环保组织，甚至找一些官方机构。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过自己出钱，个人付费这样的方式。最后的结果都不太理想。同时，脑中的狂想还遇到一个本来就不可忽视的阻力：单位上也有不少任务时常要应付，我不可能拿出整块的时间；而辞职对工作未必有利，因为记者的身份有时候便于采访上的通达。我当时什么都想占着，什么都不想放弃。唯一愿意的就是清楚地知道花一年的时间，对云南进行调研和观察。同时努力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最后我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选两个案例，争取每个月到两个案例的核心区调查采访上足够长的时间，同时采访相关人士；这样一年观察下来，应当算过得去。但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相当的交通经费的支持。

当你决心要做一件正派的事情的时候，朋友们的作用就显出来了，他们都愿意支持，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社会的能量也显出来了，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支持那些做正派的事情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公益和慈善的愿望和能力。只是，你的行为能否激发他们身上的这种能力。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做的事情我也想学，可惜我做不了，也可能做得不如你好，因此，我就做我能够做的，想一些办法支持你。”

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个理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慈善和公益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绝对困难”者的，比如疾病、比如困苦、比如灾祸、比如先天的残缺，这时候你要伸出施救之手。二是对“创业型困难者”，有一些人身上有良好的愿望，也有一些独到的才能，他们想做一些事，但有时候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时候是知识闭塞影响了他的判断，有时候是制度性的阻碍让他的力量得不到发挥，如果社会能给这类人提供多渠道的支持，相信会有不少人能够多做一点事。

2006年的春节前后二十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拯救云南》。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以香格里拉的旅游发展为例，讨论生态保护的前提是“社区强健”；二是以金光集团在云南种植桉树为例，讨论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期盼云南能够走出“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换取单一纤维”这一误区；第三则是配备了一些几年来零星写就的与智慧发展有关的随笔和报道，以此支撑前两部分。

受此鼓舞，最近几年，我可能每年都会选择一个专题进行调研，然后写一本“环保科普报告文学”这样的书。

2006年的目标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有一天我发现，中国好像缺少一本谈

城市环境问题的书，假如我以一个北京市居民的眼光，观察城市人的环境生存状态，进而探讨改良的办法，也许是很必要的。因为从环境公平权上来说，城市里的生态是最恶劣的；一个人要在城市里活着，需要强大的“对冲”能力。2007年4月，有了《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这样一本“市民环保报告”。

环保主义者盼望社会能够聪明发展

环保主义者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他们真的想阻碍社会进步？或者说，他们甚至想反政府？

不，生态文明是最先锋的文明，环保主义者是生态文明的呐喊者和推动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心怀恶意却不愿意反省的人啊，请记住，陶渊明早说过“所惧非饥寒”，不要拿物质来吓唬我们，也不要动不动就指责环保主义者花了你们的几分血汗钱。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界上，物质上的贫困解决固然难，但生态贫困、环境贫困、心灵贫困，更是难而又难的事啊。一条河流被污染了，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周围居民的生存环境恶化，可能都没有想过河流的生命与生态、河流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村庄贫穷者的无力感，环保主义者最早看在眼里，同时，天然林的无力感、湿地的无力感、江河的无力感、天空的无力感，他们更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环保主义者的焦虑是有原因的。如果说所有像云南这样的地方，过去当地居民和生态的权益是被上级政府剥夺、被外来商业力量剥夺的话，那么今后，也许当地居民也会成为更强大的剥夺生态权益的力量。因为“社区强健”可能是生态保护的最重要屏障。当社区的居民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时，他们会成为生态的保护者，生态也会还报他们以强大的文化生产力。而当社区的居民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与外来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一块剥夺生态权益而为“发展经济”找到一点借口的时候，他们会“助纣为虐”，他们的镰刀、斧头、火种、陷坑、套网会迅速地把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毁灭殆尽，让破坏资源与污染环境同步进行。结果会怎么样？

农民的不富裕，其实是赋权不足，或者说其权利一直处在被剥夺状态。自从有“有意识的人类社会”以为来，农业是绝大部分人类最先涉及的行业，自然，也就是人类特权最先被“泛化”“普遍化”的行业。后来，商业、军人





业、政治业、工业、知识业先后都在人类的大潮中浮现，都在普及；其职业的“特权”也随着文明的拓展而一步步普遍化、民主化。至今，某些地方，仍旧尚未普遍化、平庸化的，是政治业。

而农业则在这些行业的普泛化的进程中，一步步弱势化、底层化，从有其他的特权集团开始，就一直被剥夺和被践踏，任何特权集团的出现，都首先剥夺的是农民。因此，农民一直被多个特权集团有意无意地欺凌和侮辱，旧的特权集团刚刚弱化，新的特权集团又更加凶狠地猛扑过来，依靠吸取农民的血汗来作为他们肌体健壮的养分。农业的经营者农民，也随之成了弱势群体。想像一下，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有将近十亿人是“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就明白，当前最应当做的是什：是尽快地给农民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

造血式的“扶贫济弱”“补虚还元”，办法其实不用太多，只需要做到两点：经济上，支持农民创业，不管他们是本地创业还是外出打工，都给予信任，银行给予贷款，工商帮助登记，技术上帮助培训；政治上，给予同等国民待遇，他们迁徙到哪，就在哪参加选举；他们的子女随从到哪，就到哪就近上学；当他们进入城市，其“劳动获得收益的风险”就应该下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

另外就是重新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段应碧主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中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目前正是发展东亚国家农协、农会组织的好时机。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徒有虚名，极需要建立新的替代组织。如果在中国不建立类似组织，中国农业和农村都会陷入困境。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的局面，这是农协的巨大功绩。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在组织上必须要建立农协农会类的组织，不然农村没有希望”（张路雄、郑秀满《事关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

其实每一个地方如果细心经营，都会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每一个产业如果愿意转型和提升，都会有相当多的成熟技术能够支持。只是有些办法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那些不愿意动脑子的人等不及；有些发展道路需要一种精神来支持，而中国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人丧失了正派、讨厌自食其力，他们脑中想的惟一挣钱方式，就是倒卖资源，不管是什么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官场资源，只要以常规贿赂术，能够拿到一批指标到手，索要了谁的命，掠夺了谁的血汗钱，把污染排放到谁身上，根本不在乎。

然而中国环保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无力感，他们只有声音，只有文字，只

有因为情绪激烈而显容易被丑化的脸。与所有我认识的人一样，我也同样是个无力之人。我似乎做了一些事，可什么用处也没有，有时候，甚至像是催促对方加速前行。

富裕要适可而止，贫困不能成为胡乱发展的理由。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无毒治病”、“无害发展”之路，人每天吃东西也要吃健康食品，深怕沾些小毒微毒残毒慢毒，而这个社会很多的发展方式却是“剧毒发展术”。从纯粹经济学上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方式已经算是颇有斩获的了；更多的地方是在玩“杀敌一百，自损三千”的残害游戏，拿普通人和生态作为代价，换取可怜的几张纸币。

中国最优秀的文明结晶中的中医，把“和”作为治病的最重要原则，坚定地认为：“过当则伤和”，南北朝医学家陶宏景在他的《名医别录》中说：“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本草纲目》也说：“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但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剧毒之术遍体横行，刀枪箭钩内外交攻，何和之有？

也正因为这样，热爱环保的人更要奋起。因为有太多的人，“定须捷足随金骥，那有闲情逐水鸥”（李鸿章），自然界在他们眼中，不过是随时可盗用和迫害的资源而已。而改变这些政治决策者、经济决策者、生活决策者手指摁下去的方向，让人类活得更加的美好，让自然更加的充裕，是环保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

特别感谢我的师兄、著名环保作家徐刚先生，他1987年就完成的著作《伐木者，醒来》，不仅向我提示了天然林保护的重要性，而且也启发我：最好以报告文学的方法来写环保。





圆明园：污水中挣扎的生灵

2005年5月份的一天，我们早上七点就到了圆明园南边的小侧门，正门据说是“上班时间”才能开的，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遛早和锻炼，所以“恩赐并傲慢着”，开了这个只供管理处人员和重要人士通行的“工作通道”。两个守门的大姐，看我们胸挂望远镜，斜背照相机，以为我们是“生态学会”的，拦着不让进，指着门卫室里粘着的便条说，“有通知下来了，你们得等上班后领导打招呼”。

我们一时没有听清，以为从此后圆明园不再欢迎观鸟者，但忍不住又打听了一下；您所说的通知能让我们看看吗？大姐倒也豪爽，说你看吧。我们探进头去一看，果然，一张牛皮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大意是：如果生态学会的人来了，请他们与管理处联系，否则不许放行。

闹清了就好办了，我们说我们是帮助圆明园进行鸟类调查的，已经调查一两年了。大姐也恍然大悟，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你们就进吧。

进去不到三百米，就是圆明园管理处了。再走几步，是一个小湖。湖自然是干涸的，底面的泥土像是翻耕过，显然，底下已经铺好了防渗膜。可恍惚间看见一小面晃亮的水，深处不过几公分，宽广不过十几平方米。董老师拿双筒望远镜一扫，说，不会吧，一只绿头鸭？

绿头鸭据说是家鸭的祖先，雄鸭的头颈是墨绿色，想来这是得名的根据。5月正是绿头鸭的繁殖期，绿头鸭本来是较忠心的鸟，确立关系之后，夫妇俩感情颇好，此时大概雌鸭为培育后代，躲到某个小土坡里筑个巢去耐心孵化了，所以看到一只孤零零的雄鸭，非常正常。董教师惊讶的肯定不是这个，她在想：为什么一只绿头鸭会呆在如此浅薄、几近于干涸、只能没过脚面根本无法凫游的“湖”中？



白顶溪鸫



白鹁鸽

绿头鸭是游禽，喜欢浅滩和不足一米的水面。河湖塘泽倒不在乎，重要的是这水面要干净和安宁，能让其找到好吃的，又能让其单腿独立着把嘴巴插入翼背休息。大概是实在无处可去的缘故，这只绿头鸭才肯屈身涉足于此。不几分钟，大概是让我们看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因为此处实在不堪游乐，它拍几个翅膀，蹬几下腿脚，起飞了。

因为倾心绿头鸭的缘故罢，这个湖面突然间在我们面前丰富热闹起来。它有点像是沼泽地和滩涂地，是鸽类、鹁类喜欢的生存环境。不过也许是这湿地面积太小了，而且没有洁净宽阔的大水面相连，鹁类我们没有看到，倒是金眶鸽和环颈鸽各看到几只。金眶鸽眼眶是金黄色的，胸前有一条环绕全身的“黑围脖”，而环颈鸽的黑围脖绕到后颈时就断开了。有些观鸟者就在那嘀咕：也许金眶鸽该叫环颈鸽，环颈鸽该取个更贴切的名字，比如“开颈鸽”之类。鸟类多半采用特征命名法，取其突出的一点而舍其他，所以名字往往是识别的关键。可一是入乡随俗，二是金眶鸽的特点很突出，改起来可能难喽。

家燕和金腰燕“叽叽”叫着或者无声地停下来衔泥取土，就在我们对它们进行计数之时，突然觉





得望远镜前面有几只黄色的身体掠过。观鸟人最不崇尚喧哗，有所发现和交待要么用手势比划，要么就“鬼悄悄”地交流。付老师轻声地说：也许是灰鹊鸽？她旁边的小李抢先说：我看到白鹊鸽了！白鹊鸽全国都很常见，身体是黑白色，喜欢在靠水的地方生活，哪怕有个小溪就足以把他滋养。他们飞起来时老是“几令几令”地叫着，而且一扬一扬的，像是波浪起伏。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尾巴喜欢一上一下地快速颤动，显得甚是“机灵”。最近又有人试图对他进行二次分类，将其分为灰背鹊鸽与黑背鹊鸽，不过似乎仍旧是“民间主张”。

小王对着单筒望远镜细细对比一下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不像是灰鹊鸽，像是黄鹊鸽；好像既有灰鹊鸽，也有黄鹊鸽。”黄鹊鸽的背部是淡绿色，腹部比灰鹊鸽要黄一些，而且它有一道鲜亮的黄色眉纹；而灰鹊鸽的背部是灰色，没有黄色眉纹。不过，当它们在稍远的地方游走，都用胸脯对着你的时候，难免混淆。而且，灰鹊鸽居然前胸和腹部也是黄的，难免让初识者产生些误会。

为了看得更清一些，我们决定走近一点，顺湖底贴到了管理处的院子的北围墙。这下子一切都明白了，我们既数清了湖中养育的七八种生灵，又闻到了一股人类排泄物的鲜明气味，看到了从管理处伸向湖中的排污管，正有一股黄褐色的浊流向湖底倾注。正是这股“活水”绕了几道弯，最终，汇成我们所看到的“湿地”。而我们刚才欣赏的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就是靠这污水养活着。付老师说，以前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把下水道直接伸入湖中，但以前因为湖中有水，一般人看不出来。现在，自然就显眼了。我们抬头穿越铁栅栏向管理处仰视，发现他们的院子里，还锁着一个瘦瘦十几米高的古塔，和一只凶猛的狗。

(2005)